

父亲二三事

□孟祥杰

周末晚上回家，又听父亲说起早年的事。父亲今年八十有六，越来越爱絮叨。每周末家庭聚餐，父亲总爱跟我们讲过去的事，说他吃过的苦、做过的事，说他的工作、他的家族，听多了我们就不想听了。于是他一说，我们兄妹就岔开话题。可今天，当我想写点东西送给父亲时，才发现他说的许多故事我都没听全。

父亲早年丧父，那时最小的叔叔才六七岁，大伯已出继，父亲成为名义上的长子，十几岁便开始了长兄如父的生活。奶奶虽是个农村妇女，但有大智慧。父亲成绩好，奶奶就硬是供父亲上完了医专，父亲因此改变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，也因此有能力改变整个家族的命运。

父亲是个有担当的人。当年最难的是两个叔叔的婚事，因为家庭贫困，两个叔叔年龄很大了都找不上媳妇，奶奶着急却没有办法，这件事便落在了父亲的肩上。父亲四处打听，有合适的人家就托人说媒，彩礼他去借，房子他去想办法。后来三叔娶了带着孩子的三婶，日子艰难我们家没少帮忙。四婶当年的彩礼是七百元且要三天之内凑齐。父亲找朋友借，母亲回娘家借，硬是在三天之内凑齐了。之后，父亲用他每月三十四元的工资养家的同时，还要帮四叔还账。说起当年的日子，父母都不胜唏嘘。如今三叔三婶虽然经历了老年丧子的家庭变故，但其余的孩子都很孝顺，过得也算幸福；四叔的两个儿子过得不错，且都是孝顺孩子，四叔的生活过得比较舒心。这便是对父亲最大的慰藉了。

父亲是个热心的人。因为从事医生的职业，所以村里人

有个小病小灾都会来找他，父亲每次都是二话不说马上就去。母亲学过产科会接生，那时候我们村里大部分孩子都是母亲接到这个世上的。记得小时候，一天半夜有人喊母亲去接生，那时父亲在外上班，哥哥姐姐在外上学，我一个人在家害怕，哭着去找母亲，结果跌倒碰到锅沿，到现在眼角处还有一个疤。也因为这些往事，父母在村里声望极高，如今村里人有点新鲜蔬果还总要来县城送给父母尝鲜。

我有一个每年都会走动的叔叔。每年菜博会开幕，他都打电话邀请父亲前去。近几年父母年纪大了，都是我陪着前往，看着老人见面有说不完的话，我觉得羡慕。后来才知道，这位叔叔跟我们家没有任何血缘关系，四十多年的情谊是因为当年父亲救活了他的儿子。

母亲说父亲年轻时性子又倔又急，但现在父亲脾气很好。进入老年的母亲倒多了一个乐趣，就是跟父亲斗嘴。比如聚餐后，剩下的饭菜我们会带走，因为怕父母吃剩饭。这时父亲就说：“这个你们带走，这个也带走，你娘又不爱吃，我自己吃不了。”这时母亲就反驳父亲：“你不吃就不吃吧，我啥时候不爱吃了。”我知道母亲不是心疼我们拿走东西，她就是喜欢跟父亲斗嘴。我常常跟父亲开玩笑说：“你又说不过我娘，干脆就别说，啥事都听我娘的。”父亲笑着说一句：“你娘无理取闹。”

如今我也年过半百，开始怀旧，也终于理解了父亲的絮叨。一个八十多岁老人的阅历可以教会我许多东西。这个周末，回家好好听父亲说话，听他讲讲从前的故事。

印象里，母亲一直是内敛、矜持、慈爱的那种人，从没见过她发过脾气或高声说话，她也从没打骂过我。

小时候我很调皮，下河、摸鸟、偷吃瓜果是家常便饭，也许那个年代同龄孩子都这样吧，母亲偶尔嘱咐我要注意安全，别的就由着我了。

夏日的中午那样漫长，有一次，我突然有了一个很刺激的想法。平日里听大人们讲村中那敞口的大井里有一条水蛇，有人去打水时曾看到过它，何不去一探究竟呢？于是，我和小伙伴来到井台，我们趴在井台上朝里看，试图发现那条水蛇，进而想办法把它诱出水面。可是，小伙伴一看黑咕隆咚的井底就发憊，不敢看了。我不怕，聚精会神地观察，先是看到了镜子一样的水面，感到了丝丝凉气往上翻涌，还看到了井中的一方天空，天空中的白云，似乎还有小鸟飞过，井壁上的绿苔那么鲜活翠绿，水里还有一只青蛙若无其事地游来游去……我如同发现了一个新奇的世界，一时看得目不转睛。但我始终没有看到那条水蛇，我将石头抛进水里，试图搅扰那条水蛇午睡，让它出来，可水面只是出现了丝丝波纹。于是，我又朝着井底

喊：“水蛇、水蛇，你出来，我给你个鸡蛋你看看。”然而，井底只是回应了我同样的回声，别的都安然如初。

就在这时，平日好管闲事的五叔看到了我，大声斥责我们快离开。我的心愿还未达成，就让这个“管家”（五叔的外号）给坏了好事。我一边在心里骂，一边不情愿地装作离开。看着五叔走远了，我又趴回了井台上。

不知什么时候，我的耳朵被一个东西死死地钳住了，回头一看，是母亲。母亲扭着我的耳朵，涨红着脸，上气不接下气的样子，弄得我在小伙伴面前很没面子。当时，我不知道母亲为什么会动这样大的火气。回家后，母亲脱下鞋子，照着我的屁股就是一顿猛打，一边打一边说，谁叫你看井！母亲打了我一通，然后让我在太阳底下站了一个多小时。

后来，我才知道，那口井里曾发生过悲剧：一个小孩看井时，不小心掉了下去，等拉上来，已经咽气了。

原来母亲的“铁石心肠”是为了我的安全，她不想看到悲剧发生在我的身上。那一刻，我觉得母爱是一口深深的井，那里面装的全是对儿女的爱。

母亲的『铁石心肠』

□冯天军

家宴

□唐占海

祖母在世时，特别喜欢组织家宴。我们大家庭四世同堂，有二十多口人，张罗家宴很费劲，但祖母乐此不疲。

家宴的饭菜是祖母精心准备的，她是主厨，家里的其他女性给她打下手。有几道菜每次都必不可少，比如我父亲爱吃的辣子鸡、大伯爱吃的猪肘子、小叔爱吃的红烧鱼……其实，家里的每个人都能在家宴上找到自己的最爱。

开饭的场面特别热闹，一家人欢声笑语，议论着哪道菜最好吃，说着彼此的近况。“老大，这是你最爱吃的肘子，今天做得特别软乎，多吃点。”“丫丫，尝尝这次做的鸡翅好吃吗？”“小亮，吃了这顿饭就回学校了，再聚得等过年了”……

这时候，祖母特别喜欢微笑着看我们吃饭、嬉闹。她不动筷子，就那么笑着看着。她是在享受人世间的天伦之乐。对咱中国老百姓来说，这是最幸福的时刻。家宴飘香，时光温馨，儿孙齐聚一堂，浓浓的情谊弥漫开来。在这样的时刻，老人能够深刻地感受到自己血脉绵延的力量。祖母有时会对祖父说：“老头子，想当初刚到这里时，就咱们两个。瞧现在，二十多口人了。”

大家庭开枝散叶，再平凡的人也能创造生命的奇迹。人像植物，落地生根，繁衍生息，活在这个世界上，便会生出强烈的存在感。不得不

说，家宴的寓意是厚重的，一是享受美食，二是感受亲情，三是演绎一个大家庭在岁月流逝中经历的种种故事。家宴，品味的是美食，体会的是生活。

这样的家宴，不知组织过多少次，多是在幸福之时组织，比如节日、谁的生日或其他重要的日子。家宴留给我们的记忆是温暖的。当然，有时遇上难事，家人也会聚在一起，一边吃饭一边商量解决办法。年复一年，生活中的酸甜苦辣以及家宴上的酸甜苦辣，都在时光悄然前行中成了过往。

后来，祖母去世；又过了几年，祖父去世。大家庭里，新生的孩子越来越多。这期间，大伯一家去了北京，很少回来；小叔小婶去了小婶的家乡发展，也很少回来。家宴很难组织起来了，母亲总会念叨他们。

今年，父亲做了一个大手术，身体在恢复中。大伯一家和小叔一家都回来看望他，母亲得以重新组织一次家宴。这次家宴，老老小小有三十多口人，非常热闹，饭菜的味道依旧熟悉，一下把我们拉回曾经的岁月。大家聊起往事，感慨万千。父亲跟大伯、小叔也感叹着人生易老，要保重身体。

时光匆匆，家宴留香；岁月深深，家宴情浓。家宴，是一个大家庭喜怒哀乐的概括，也是这个家庭悲欢离合的浓缩。



潍坊晚报

2023年10月11日

星期三

值班主任：李金娜

编辑：石风华

美编：王蓓

校对：刘辉

有阴晴圆缺
有悲欢离合
记生活百味
看人间烟火

欢迎您的来稿

投稿邮箱：
wanbaofukan
@163.com
请在主题中标
注“生活札
记”。